编辑:李皓 视觉编辑:张雪梅 校检:鲍绪伟 组版:宫明美

星海

大家

张学昕,辽宁师范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鲁迅文学奖获得者。

主持人语

一个人能生在知识分子家庭是幸运的,而双亲都是老师,则意味着你自小就拥有一种天然的优势。曹志辉是幸运的,童年时就可以随便出入校图书馆,读《红楼梦》和《莎士比亚戏剧选》,向《中国少年报》投稿。成年后,她果真就成了名副其实的作家。此文没有写父母教书育人的种种细节,却把亲情描绘得淋漓尽致,除了作家本身的功力外,为人师、为人父母的人格魅力,始终绽放着真善美的光辉……

我的父亲母亲

[曹志辉]

我的父母亲都是老师,他们在教育战线无怨无悔地奉献了自己的光和热。我童年时代最美的时光,大都是在校图书馆度过的。我常常一个人安安静静地蹲在校图书馆,贪婪地看各类书,像一条蛰伏的小书虫,并尝试向《中国少年报》投稿。《红楼梦》《莎士比亚戏剧选》等等,都是那时候开始看的。文字伴我度过像植物一样自由拔节生长的童年。多思忧郁的少年期,草尖的凝露,一掠而过的飞鸟,阶前渐渐隐去的光阴,都会令我陷入遐思。我想,我爱上文字,也离不开父母的影响。他们在我生命的长河里,不仅身为父母,更是我文学的启蒙老师。而今,我也步入中年,回望来时路,越来越清晰可见。

那是一个北风呼啸的冬日,我正倚着火炉赶写一篇稿子,有"笃笃"的敲门声传来。开门一看,寒风中立着的,竟是满脸浮肿的母亲和因患了高血压而脸色潮红的父亲。

早听说母亲的骨质增生已多处并发,起居坐卧诸多不便,但由于琐事缠身,竟一再耽误了回家探看的行程。而在这样一个寒冷的冬日,父母却挤长途汽车隔山隔水地来看年轻健康的女儿。

心中愧疚之余,不由得连声抱怨他们来前不通知我去车站接他们。进了屋,父母一刻也不肯闲着,又是抹桌擦椅又是帮我洗衣服。眼看已晚,母亲又取出从老家带来的腊肉、鲜鱼等,忙着张罗晚饭。

用来切菜的茶几太矮,母亲只好艰难地弯下腰去。许是腰椎骨增生的缘故吧,每切一下,母亲都要痛得咧一下嘴。我劝她休息一会儿,让我来做菜,母亲执意不肯,说是好久不曾吃过她做的饭菜了,怕我忘了滋味呢!

不一会儿,已是满室飘香了,吃饭时,父母自己吃得极少,只是一个劲地往我碗里夹菜:"写文章挺费神的,多吃点鱼补补脑子吧!"母亲的眼里满含着笑意。看着父母争相夹过来的大块鱼肉,有柔软潮湿的东西从心底蔓延开来。

小时候,家里比较困难,一家七口人靠父母微薄的工资度日,常常三五个月不知肉味。记忆中,也是这样一个深冬的夜晚,母亲从学校食堂分回一块鱼骨头,我贪婪地吃完上面残存的一点鱼肉,母亲便用筷子把骨头夹到炉火上烤。不一会儿,竟烤出一层香喷喷的油来。待我吮干后,母亲又反复夹到火炉上去烤。记忆中,那是多么美妙的一顿晚餐啊!现在回想起来,母亲当时自己连尝都没尝过那块鱼骨头。

多少年过去了,母亲还是这般地呵护我,关心我。只是,那夜的母亲,何尝有这般的病态,这般的苍老。曾几何时,岁月已无情地褪去了母亲昔日的美丽容颜,而病魔又肆虐地把她折磨成这般模样。我不忍细读母亲眼角的沧桑,我怕我的泪要溢出来了。我收拾了纸和笔,去听研究生班的英语课。

远道而来的父母便等在了小屋。下课后,当我骑摩托车穿越南区、北区回到我临街的小屋时,黑暗中,模糊地看见年迈的父亲正站在楼梯口不停地探身张望,还不停地用手扶着背。见我好端端地回来,母亲才长长地吸了一口气。接着,她便反复劝我以后乘公共汽车上班,骑摩托车太不安全了。见我不以为意,母亲便着急起来,甚至说,由他们负担我每个月的交通费。从没在我们面前流过泪的她,此刻眼眶都红了。我这才发现,原来是母亲手里捏着的那本杂志,正好刊有我写的一篇《尴尬江湖行》的文章。文中记叙了自己在一次骑摩托车过十字街时,被后面的摩托车主踢了一脚,连人带车摔倒在地的尴尬场面。

那本是做些无病呻吟的文字游戏,有惊无险的。母亲却认真地劝着,求着,要我别再骑摩托车。昏黄的灯光映着母亲浮肿苍白的脸,泛出不健康的颜色,眼睛已肿得只剩下一条细线,眼角的鱼尾纹也更浓更密。我一阵心动便点头以示答应,母亲多皱的脸这才由衷地漾开一丝笑意。

是夜,耳旁不时传来母亲压抑的呻吟声,一种心痛的感觉自心底而生。回想这些年来,自己一直在为学习、工作,东奔西跑,无形之中竟在逃避着一份做女儿的责任,不能很好地照料多病的父母亲。夏不能为他们消暑,冬不能为他们添衣,反倒使他们平添几许牵挂和不安。"树高千尺也忘不了根",而庸碌如我,又何以能忘却父母亲的那份深深的哺育之恩呢?窗外,车声轰鸣,而我,早已泪湿枕巾了。

家,对于我们这些做子女的来说,始终是一个温馨的港湾。我们兄妹陆续参加工作后,父母已日渐老去,他们相互戏称为老头老太婆。由于工作繁忙,我们都很少回家陪陪年迈的父母。即便是偶尔回家了,仍钻进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里,忙忙碌碌,甚至舍不得分一点时间来与爸妈聊聊天。父母一生节俭,如果哪天父亲单位发了两张电影票,慈爱的父亲必找尽千万条理由,让我们兄妹派代表去陪母亲看电影。母亲则默不作声,早早地去洗澡,还破例地洒上香水。我们齐心协力,都不买父亲的账,父亲只好"万般无奈"地、美滋滋地陪母亲去观看。

一次,偶尔听见父亲在客厅里有板有眼地扯长嗓子念文章,母亲一边织毛衣,一边津津有味地听。我侧耳一听,原来父亲念的都是我们小时候热衷于读的旧《儿童文学》之类的书籍,不禁哑然失笑。又有一回中午,我睡意朦胧地穿着拖鞋出去,被父母的跳棋大战吸引住了。不免操把椅子坐下静观。但见"绝情"处,母亲拆掉父亲的黄金桥;"惊险"处,父亲趁母亲不注意,偷偷地把跳棋移到最佳位置。我正要伸张正义,但迎面遇上父亲递来的眼色,做女儿的也只有"为虎作伥"的份了。

生活中,从来就不见父母真正红过一回脸。他们的夫妻之道是:夫妻之间的冲突是难免的,迂回战术是必胜的法宝,万不可贸然迎难而上,因为夫妻之间的战争永远没有赢家。工作上,父母更是比翼双飞。从事教师工作的他们,几十年来,几乎年年都被评为先进教育工作者。犹记得第一届教师节那年,他们双双登上了领奖台。

教育子女时,父亲也极少与母亲统一战线。母亲是个"刀子嘴、豆腐心"的人,往往为一点小事数落我们半天。父亲则一声不吭。母亲说到了伤心处,往往迁怒于父亲:"都是你给惯坏的。"父亲于是微笑着劝解道:"女儿呀,你妈年纪大了,凡事让着她一点儿吧!"母亲听了这阴阳怪气的话,更为恼火,甚至后悔当初为什么下嫁这样的窝囊废。父亲于是一皱眉、一撇嘴,做出一副很委屈的样子:"贤妻,我不是已教训孩子了吗?难道还要我和他们一般见识,与你对着干呀?"我大笑不止,母亲也只好哭笑不得,一场战争就这样烟消云散。过了一会儿,无意之中又听见他压低嗓门对妈说:"儿女们都已长大了,响鼓不用重槌敲嘛!"他的这番话又让我好感动,又怎么忍心跟生病的母亲怄气呢?

记得那年,母亲的骨质增生严重,医生说,如不及时手术治疗的话,很可能压迫神经,导致下肢瘫痪。那些日子,父亲忧心如焚,他到处托人打听,只要哪里有偏方就千方百计地去找来,然后亲手熬制,服侍母亲喝下。而他自己,自然承担了家里所有的粗活细活。

母亲的病情日益恶化,不得不前往医院动手术。那些日子,父亲日夜守候在母亲的病榻前,为她擦洗身子,端茶递水,精心地照料着她。病房里的病友们直夸母亲好福气,前世修来这么一个体贴入微的丈夫。有父亲悉心照料母亲,我们做子女的就能心无旁骛坚守各自的工作岗位。直到手术那天,我们兄妹几人才赶到医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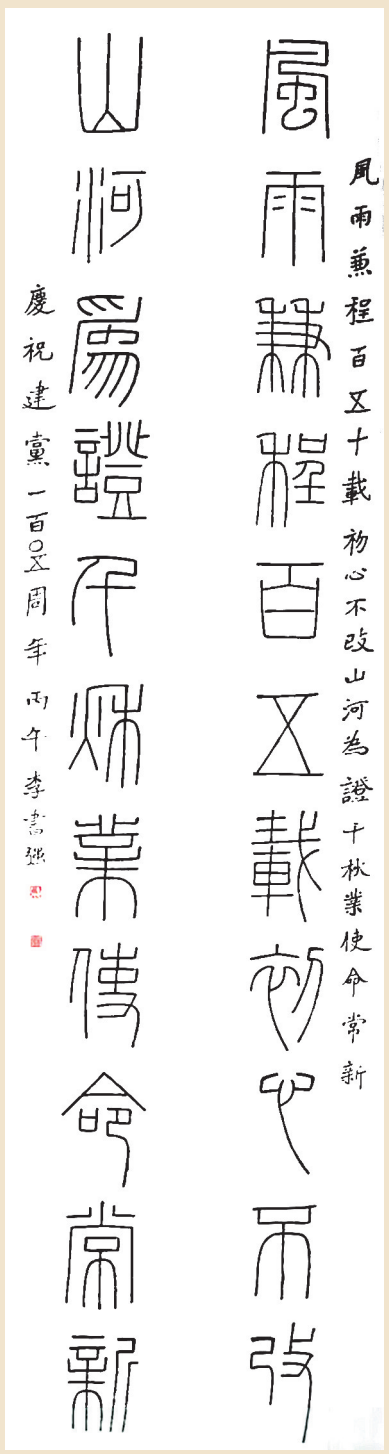
手术室外,父亲不断地踱着方步。在近四个小时的漫长等待中,一向坚强的父亲抿紧嘴唇,大滴的眼泪从他的眼角渗出。那一刻,我蓦然发现,父亲已苍老了许多。他的头发灰白参半,后脑勺已秃出一大片。岁月已无情地在他的脸上刻出缕缕印痕……

父母亲已相濡以沫地在人世间走过了60多个春秋,不管是面对人世的凄风苦雨还是丽日晴天,他们始终都能彼此体贴、彼此理解、彼此包容。而今,父母已80多岁高龄,仍力所能及地做一些善事。

他们在阳台上种了许多花卉和瓜果蔬菜,打造了一座属于自己的家园。每逢节假日,总有学生前去拜访他们。大家在阳台赏花喝茶,品尝着父母亲手栽种的瓜果蔬菜,其乐融融。

作者简介:曹志辉,笔名曹蕙,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文学创作一级,系湖南省文联文艺创作与研究中心主任。已在《人民文学》《中国作家》《大家》等发表文学作品200余万字。曾出版散文集《大地璎珞》、中短篇小说集《清欢》、长篇小说《女歌》等10余部书籍,系电影《女书传奇》编剧。

艺术作品



风雨兼程,百五载初心不改
山河为证,千秋业使命常新
篆书 李书强

散文

窝懒儿

[霍从芳]

辽西的山野里有一种小鸟儿,小时候都叫它窝懒儿。是不是这三个字,谁也说不清楚,在那连自己名字都没几个人会写的小山沟里,谁会在意一只小鸟的名字怎么写?至于这个名字的由来,那就更无从考证了。山沟里的人起名本来就随意,一个村子里,叫狗蛋儿、狗剩的能有好几个。长大了较真儿查了下资料,才晓得它有个雅致的大名,唤作云雀。名头虽是清雅,可总觉得和这土里土气的小东西不甚相配。故而,我还是习惯叫它窝懒儿。

它身形约莫七八岁孩童的拳头那么大,羽色和土了咔似的,静静伏在草窝中,人从旁边经过,很难察觉。其实这小东西有两种,一种是家窝懒儿,一种是麻窝懒儿,不过很难辨认,满村里也就像我一样天天盯着它"下了几个蛋、几个破了壳、是否退了绒毛开始长翅膀了"的几个小伙伴分得清。家窝懒儿雄鸟的头顶上长了个咕咕头,体态略大,营巢于田垄缓坡的浅草之中。麻窝懒儿身形稍小,无论雌雄,头顶皆平,并无此冠,多栖于沟沿阳坡的荆条和高草之下。两者各有栖处,习性分明。

每年阳春三月,它们就飞回来,开始忙活着衔草絮窝,抱蛋孵雏。三月里抱三个,五月里抱五个,跟数着日子似的,从不出错。你掏走一个,它不声不响再下一个。你若连窝端了,它转身就走,这个窝再也不要了。

这东西鬼精。每天打食回来,绝不直愣愣往窝里落,先要一翅子蹿上半空,盘几圈,边盘边哨。那哨声是尖的,亮的,能把云彩划出口子来。然后猛地收翅,石头一样砸下来,偏不落窝边,要远远地落在百十步开外,再贴着地皮,悄没声儿地溜回去。大约是防着人,怕人顺着道儿摸去,毁了它的家。

每当听到这种哨声,应该是我儿童时期最能认真干点事儿的时候,立马仰面朝天躺在地上,目不转睛地盯着它,盯着它落地的地方,以便在百步之内寻它的窝。然后就是隔三差五去看一看,等快出窝时拿两个回家养着玩。

拿回家喂养也算精心,水米不断。它长大了也会在笼子里哨,但听着总感觉不是那味儿——发干,发涩,像嗓子眼里塞了把沙子。不像在野地里听,那叫一个敞亮,一个脆生。我不明白,只当是鸟没养熟,心里别扭,小时候一直也没想通。

如今老了,想起来,才回过味儿来。

在野地里,天大地大,它叫一声,风也接着,别的鸟也应着,那是活气,是它自己的日子。关在笼子里,巴掌大的地方,它再叫,叫的也不是歌,是找不着娘回不了家的哭喊。

如今隔了几十年,心里就像压了块石头,一天比一天重。写下这些,就算是一次认真的忏悔吧。如今再说这些,虽是迟了,到底比一辈子窝在心里强。

随笔

深深的念想

[天歌]

小时候读唐代孟郊的"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并无太多的感觉。那时穿衣吃饭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注意的就是功课不能太差。母亲对我管教严厉,一切事情都要规规矩矩地来,如按时写作业、洗澡、睡觉,如讲究礼貌,见到人要和善……于是,没有好好吃饭被训斥,和同学出去玩回家迟了也会被训斥。相比之下,父亲对我倒是一直比较宽松,我便自然而然地亲近父亲。

从小学开始,语文老师常常以《我的母亲》为题,要求我们情真意切地写篇感恩作文。同题写得多了,我便也学着大家的套路,虚构母亲半夜背自己去医院的故事。如果老师将题目换成《我的父亲》,便会改成父亲半夜背自己去医院。即便生活中没有这种经历,写得多了,好像真的就经历过一样,能感受到夜里凉飕飕的,而母亲一路疾跑,脸上挂满了汗珠。

小时候的时光总是短暂。外婆家住在山里,母亲常用自行车带我进山看外婆。每次要经过一座钢筋水泥的黄口桥,每每天黑了过桥回家,透过母亲的头发,前面有昏黄的路灯,我从中竟能看到一个个金黄色的光圈。光圈随风流动,母亲瘦瘦的身影深深地定格在我的脑海里。

后来读高中,离家很远。一开始住的是学校宿舍,在四楼,要走长长的走廊,要走很多的台阶,而公共澡堂在楼外面。晚自习后人疲倦得不想再动,每次洗澡都是打了一桶热水回宿舍自己简单擦擦了事。知道我这种处境,父母没有犹豫,决定在附近租房陪读。父亲工作在外地,因此陪读的重担就落在了母亲身上。高中三年,母亲接管了我的课余生活。早上七点前我要到校早读,她便六点起床做饭,六点半才叫我起床。等我上学之后,她要收拾房间,然后坐一小时公交去上班。下班后,母亲再坐一小时公交回到出租屋,到家马上就得忙着洗菜做饭,还额外为我预备一份半夜餐。我下晚自习回去已经九点多钟,洗过澡,继续写作业,然后在快子夜的时候熄灯睡觉。

等我去外地读大学,一个人坐在寝室里,楼道外的大榕树被晚风吹得哗哗直响,路灯的光影也随之摇晃不停,我忽然会想起母亲说话的声音,突然就会感觉非常想家。于是我读懂了"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里面的牵挂,那不只是恩情,还有深深的念想。

从一个人离家求学,到如今漂泊在异乡,因为母亲的叮嘱,我只要有时间便会跟家里联系,打个语音电话,或用视频招呼。每每这样的电话拨通,母亲便会问我穿衣吃饭的事情。在她心里,可能一直还把我当成那个五六岁的,喜欢在外面疯跑,衣服很脏、满头大汗的小孩。其实我已长大,已经读懂了孟郊的诗歌。

每次回到家中,我常常主动去陪母亲散步,沿着河边,两人虽不怎么说话,但看着身边的风景,吹着河畔的晚风,很是惬意。我知道,独自一人在外地的时候,是无法体会到这份温情的。

诗歌

师恩三记

[田童]

导师爱上了书法

年过花甲的时候,我的导师
突然又多收了四个学生
行草隶篆
我不知道,我到底该怎样称呼它们
是师兄,还是师弟?

显然,与我们这些
来自五湖四海的弟子相比
导师更加偏爱不善言辞的它们
导师每天都会跟它们在一起
待上几个时辰

导师像当年在讲台上
书写粉笔字一样,横竖撇捺
唐楷端庄,二王风骨
当粉笔灰落满导师的肩头
坚硬的黑板幻化成柔软的宣纸
晨钟,暮鼓,砚台,碑帖

风声如锯,裁出斗方和条幅
恩师啊,我可不可以是你
墨宝里最为潦草的一笔,哪怕是
败笔也好

你曾让我的人生峰回路转
无以回报
我只能向美和时间
深深地,鞠上一躬

到静湖走走

等我到东师读研的时候
我已经接近不惑之年
即便如此,我还是有着一腔
怎么也说不尽的困惑

未婚的吴老师年纪小我不少
根本无法为我答疑解惑
无奈,他只好带我到静湖走走
他说师兄,你可别忘了自己是个诗人

说话间,自由大路的微风
开始登堂入室,怎奈柳园的垂柳
只是象征性地点了点头
莲叶何田田,初绽的荷花欠了欠身子

静园的荷花多么沉稳
大家闺秀的风范,怎么看都像
书卷气十足的文学院女老师
她们偶尔涉足湖心岛,却从不停留

我讪讪地走过那座汉白玉小桥
只当是为赋新词强说愁
我荡不出涟漪,我只能偶尔回头
静湖不静,静湖是生命里的一滴水

当我匆匆作别,无人为我折柳
我不过是人民大街上的某一个过客
没有谁,能比静湖里那些大雁和天鹅
更加自由自在,更加悠闲自得

想起东师会馆

自从读研时住过东师会馆
往后的日子里
但凡到长春出差啥的
我都要
在东师会馆住上那么一晚

说这里的设施又老又旧,可能
有些对不住母校
但它多么像一位不修边幅的老教授
静静地站在
自由大路和人民大街的交会处

接待前台是狭小了些
甚至有些憋屈
一张书桌后面站着两个穿着朴素的
服务员,她们张口就喊老师
让每一个客人
都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夜晚,楼下伊通烤鸽子的香味儿
顺着窗缝儿钻进客房
这简直就是高老师的召唤了
他浑厚的男中音
让人根本无法把他与书法家
联系在一起

酒过三巡
烧烤店的灯光逐渐变得昏黄
眼神迷离的高老师开始跟我们每个人
称兄道弟,那一刻
我猛然觉得东师会馆的服务员
简直是冰雪聪明

她们那么真诚地称呼我们为老师
我们一下子就自我神圣起来
再想想东师校园里
那些饱读诗书礼贤下士的学者们
一时间,我们感到幸福无比

本版投稿邮箱:dlrb80@126.com